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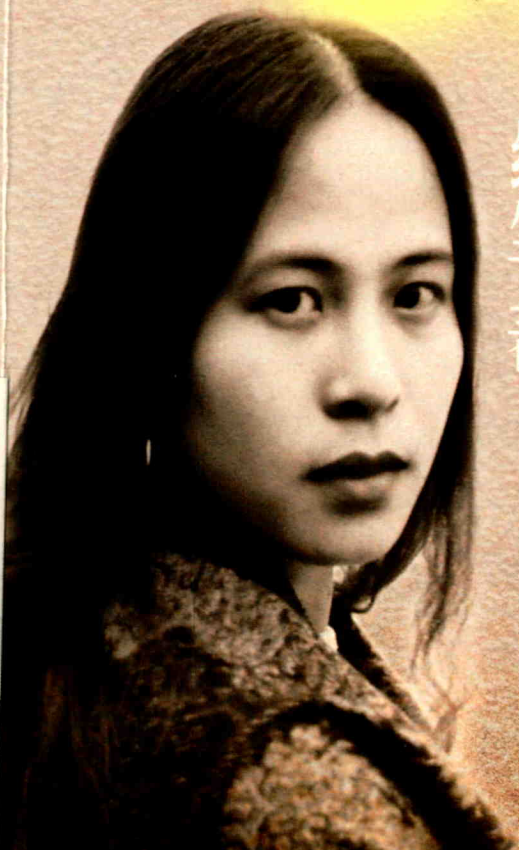
QIAOLIPAN WANDERING AROUND XINJIANG PROVINCE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乔丽盼 新疆 日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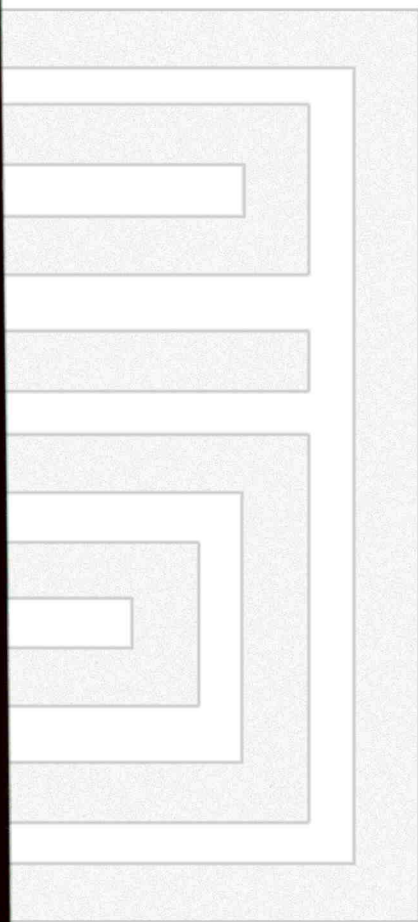
纪尘 著





作者简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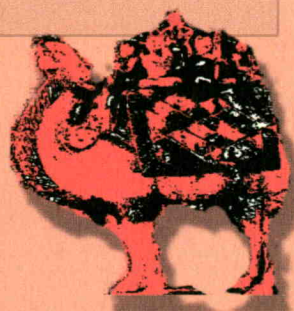
纪尘，广西人，瑶族。曾从事医学、
美术工作，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，
为广西2003届签约作家。系鲁迅文
学院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成
员。现供职于广西贺州市文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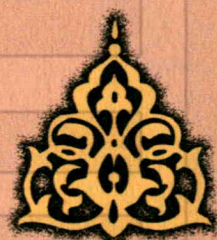


乔丽盼行疆记

纪尘 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



QIAOLIPAN WANDERING
AROUND XINJIANG PROVINCE

乔丽盼行疆记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-0882361







Contents

目录

自序

● § I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1. 人在旅途

5. 石头城

10. 朱鹮

13. 你是我的朋友

§ II 一千零一夜

25. 烟样的叙事曲

30. 风之花

33. 阿曼尼莎汗

40. 摘星的晚上

45. 沙漠里的玫瑰

49. 和田暖日玉生烟

● § III 天地之间

57. 塔里木之歌

69. 似水流年

76. 苹果代表我的心

80. 玉满间

● § IV 如果我是风

87. 潜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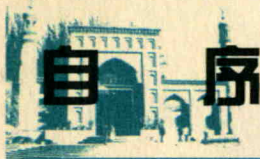
92.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

109. 北疆私家相册

116. 漂流

122. 给丁的一封信

134. 如果我是风



自序

——一次关于记忆的陌生行走，

一场远去的童年烟火表演

(纪尘 2005 新疆之旅)

我曾想过那样的生活。

还是在孩提时代，一天，一匹马慢吞吞地在小镇的街头走着，那刻，我就像个刚刚学会站立的婴孩，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困惑注视着它。那时候，电视还没普及，这种奇怪的动物在南方，亦是少之又少。因此，哪怕那匹马又瘦又小，但对一个孩子而言，它的出现仍如一个神话般不可思议。我一直记得当时自己内心所感受到的迷茫、惊奇和理直气壮的想象。

马的主人是一个靠卖菜为生的农民，一到圩日，他便会牵着马出现在市场。每这时，我的娱乐或说工作就开始了。我站在街上，屏声静气，心里又羡慕又喜悦。我希望能摸一摸它，感受一下那微微的奇异的骚动，而如果什么时候，能骑在它的瘦腰胯上跑几圈儿，我发誓，我情愿放弃所有的玻璃弹珠和棉花糖。

现在想想，后来终其一生的那种策马扬鞭、云游四方的梦想，也许便是在那时烙下的。

时过境迁。如今，许多梦都在现实中飘走了，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，也色彩黯淡、斑驳不堪。我开始习惯拥挤，习惯以车代步，习惯在城市那营养不良的天空下，忙碌又贫乏地度过一天又一天。有时，就像为了缅怀点什么，我停下来，站在阳台尽力往前看——看到的不是高楼就是被修剪成各种形状的冬青，再深一点儿，便是冬青后的虚空。久而久之，对这种注视我便失去了兴趣——野生的事物，那种古朴又开阔的生活方式已被慢慢摒弃。这摒弃在这越来越完美也越来越目空一切



的社会里，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是如此自然又平常。

诚然，这座城市是美丽的，这里阳光充足，花红草绿，街道洁整——一种高级职业套装般中规中矩的美丽。这座城市也是高效的，层出不穷的“现代文明”不断为我们更新节奏、解决问题。在这里，我的双眼不断接收各式各样快速变化着的事物，但大脑却不带一点儿的解释说明——所有事物，就像深色瓷片自眼前浮过。我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灰色。然后，我明白了，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这么久，但我从没属于过它。我们从没属于过彼此。

今年九月，我去了新疆，为期一个半月。

这一个半月里，我经历了一次次的长途穿越：东、西、南、北。整个旅程疲惫又饱满。然后，我重回到这里。二十天已过去，除了反复地翻看那些相片，我几乎是一个字也没写。对这种停滞，我并不介意：如果时光能带走记忆，就让它带走好了，带不走的，自然根生心底。我的文字，要记载的，正是那些恒久不消的东西。就像童年，那再也回不去了的，永远的童年。

一直以来，心里藏得最深，最渴盼的，是西藏。那是个能让人尽情哭、尽情笑的地方，它是火种，是摇摆着的森林：经幡、诵经声、香雾、嘛呢堆以及厚实的氍毹——这一切所营造出的气氛，如同一支强烈的致幻剂，瞬间就能将你淹没并迷失其中。我记得当时从西藏回来，马上写了洋洋洒洒几万字。那些东西，回首看去，炽热、迫切又意气用事。

从新疆回来，我本也想如法炮制，我相信那会省掉不少力气，如同对画临摹。然而，当提起笔，我突然发现，不管自己有多努力，一些东西都义无反顾地闯入笔尖，落到纸面，而许多现实里的世界，却大片大片脱落，空掉。为什么呢？难道我竟无能到无法完成一本纯粹的游记？难道那片疆域如此辽阔、雄壮的大地竟都对那些东西无能为力？

在这里，我所能做的唯一解释就是：新疆，是一个进行着悄然活动的古老的谜，它巨大、从容、包容。它完全有能力承载下你的快乐和忧伤，希望和落寞。同



时，它亦像一本玄之又玄的书，书页合上，仍不停在你耳畔低低耳语着那说也说不完的故事。在那里，你大可将自己的精神抛出去而不必担心会像湍急的溪流一样，将它冲回来。

因此，我的文字，不管有没有哲学上的内涵，不管是否会从感恩赞美的“丰沃”最终步入反途，在这个前提下，都已不重要。

我开始写作。

我在空白的纸面写下三个字：乔丽盼。那个为我取名的维族人在分别时这样说：想念新疆的时候，你就看看天空，我们在同一个星空下。

“乔丽盼”，在维语里，便是“明星”。

我抬了抬头。这三个字就像童年的那棵大树，在回首望去时发出莹莹光彩，它照着一个旧而神秘的世界，时而暗淡，时而明亮。

而我，站在树下，整装待发。

纪 尘

2005.11.19 于广西南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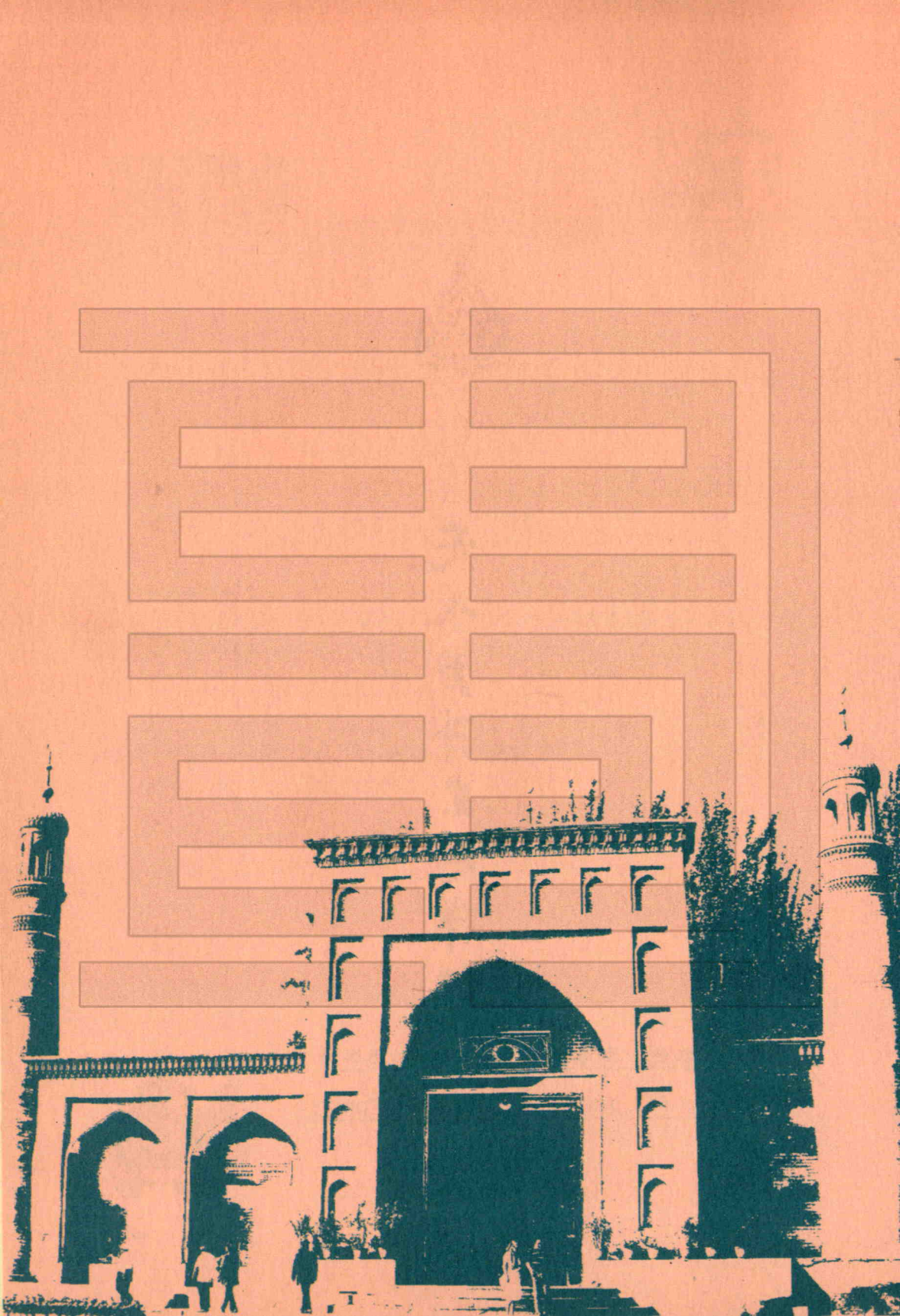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路线：乌鲁木齐——喀什——塔什库尔干

时间：2005/09/14 ~ 2005/09/19







哈密

吐鲁番

乌鲁木齐

天池

布尔津

准噶尔盆地

克拉玛依

石河子

库勒

楼兰

罗布泊

伊宁

库车

阿克苏

塔克拉玛干沙漠

塔里木盆地

民丰

和田

莎车

喀什



ren zai lü tu

人在旅途

所有的交通工具里，我最喜欢的，是火车。我总觉得只有火车，才能真正承载起“流浪”这个词。一节一节巨大、深色的车厢在冰冷的钢轨上从容不迫地移动，就像一个从不着急归家、只顾一味朝前走的旅人，而轨道两旁的风景，总也如此清寂。

也许我该从东疆走起，那样既顺着兰新铁路，从季节上说，届时到达北疆，气温也比较适宜。但我还是想先走南疆。我对那地方抱有期望。我不能很好地解释这期望，有时，醒来，我会觉得骨头钢铁般的发冷。这是去年在北京，那个寒冷的冬日给我留下的后遗症。我醒来，坐在

无边的黑暗里，像

个小孩般不

断低声尖

叫。好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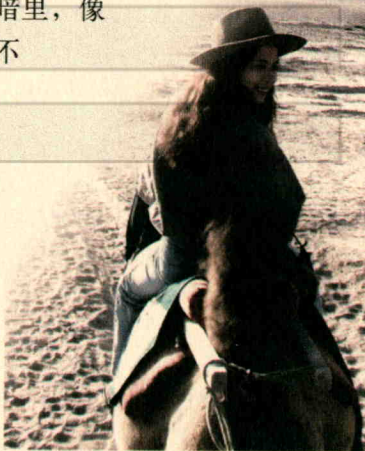
过去了，

那样的

日子。

一张

通



向远方的车票，成了切除脑叶的手术刀。对于这种淡漠或说弃绝，我不遗憾，真的。

先上南疆？好的，玲子说。彭彭也说，好的。她们是我的两个伴儿。我不知为什么这次要找两个伴儿。我不害怕陌生的地方。可我跟她们说，一起走吧，如果愿意的话。至于另两位：宠虫和闲哥，则是上车后才搭伙进来的。

火车在深夜有节奏地晃着。大地如此安寂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已进入梦乡。而我醒着——这辆拥挤的车，早已将所有的卧铺售完。我们得坐着度过这去喀什的24个小时。所幸对面还有个空位，于是，那样半蜷着轮流躺一躺，就成了短暂睡眠的宝贵摇篮。

我看了看表：凌晨四点。北京时间。玲子在她老搭档的腿上睡得正香，这两个人，是驴友兼死党，经常

结伴天南地北地跑。我也跑，但无论去哪儿，始终，我都是一个人。孤独始终完好无缺。

宠虫趴在窄小的餐台上瞌睡。她年轻，朝气蓬勃，些许的任性。我们交谈不多。闲哥则在另一处的座位仔细研究着地图。这个年已五十，搞房产工作的男人，自行背包走了不少地方。他请假的理由很有些让人忍俊不禁：到新疆考察房地产。天晓得这理由怎么竟能蒙混过关。不管怎样，他请到假了，背着背包上新疆来了。

气温降了下来。我站在过廊，感到大脑有如繁密的网络——车一直往前开，而我的思绪却不断后退：压抑的梦和梦中的尖叫，电话里母亲的叮嘱，有如一道柔软的弧形棉絮，我的狗，它那驯服、信任的目光……这些记忆，就像沙滩上的贝壳，在这个不眠之夜半开半合。至于另一些，模糊幽暗，我并不打算去清扫、擦亮它们——一个在冬天住得太久的人，只需要火种。

“姑娘是到哪里？”

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微笑地看着我。看样子，她已在身后站了不短时间，只因我戴着耳机，所以浑然不觉。

“哦，喀什。”

“呵呵，我也是。”

我们开始交谈。她来自湖南，

